

郟城文史资料

第四辑



编写好文史资料，

为四化建设服务。

张传林

五八·五·四

县委书记张传林同志题词

搞好文史资料工作
服务于两个文明建设

马鸣皋

八七年十一月三日

县长马鸣皋同志题词

深入調查研究
搞好文史工作

丁卯年田庆淮

县委副书记田庆淮同志题词

办好文史资料

为振兴中华统一祖国服务

柳仲秋 题

政协主席赵明亮同志题词

目 录

文化史迹	郯城地方志述略	
	县志办	秦士杰 (1)
	郯城沂南诗社 (转载) ...	禚梦庵 (11)
	郯城史前至秦汉文化简介	
		黄新忠 (15)
桃李苑	郯城县晚清时期教育简况	
		臧寿年 (24)
	解放前的郯城师范教育...	<u>娄星垣</u>
	<u>郁明九</u> 曹学育 <u>柏汉光</u> (38)	
抗日烽火	北撤路上的青年学校	臧寿年 (44)
	人生最好的早晨	
	——一小学习生活回忆	
		柳 杞 (50)
抗日烽火	郯城县教育抗敌义勇队始末	
		<u>柏汉光</u> (66)
	马头镇回民抗日活动	文 渊 (71)
	回忆徐圩子战斗	陈岩生 (75)

人 物 春 秋	邓月楼传略·····	艺 辉 (84)
	我的伯父邓月楼·····	邓 黎 (89)
	我的父亲刘东阳先生·····	刘兴如 (97)
	回忆我的父亲 ——于霭辰先君 ·····	<u>于琤文</u> (106)
	对嵇晓峰的回忆 ····· 嵇宝桀 嵇恩廷	(111)
地 主 家 世	我的一生·····	<u>于琤文</u> (127)
	马头镇南北孙氏两家 ·····	陈新吾 (134)
	颜半城 ·····	艺 辉 (143)
宗 教 史 况	郟城耶稣教概况 ·····	瞿 理 (169)
	解放前郟城天主教简况 ··· 宋开元提供资料	艺辉整理 (186)
	谢方坤南京捉田六 ·····	瞿 理 (189)
	清末民初郟城的当铺及其他 ·····	王洪道 (204)

郯城地方志述略

县志办公室 秦士杰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地方志在我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它始于春秋战国,形成于宋、元,盛行于明、清。历代编修的大量志书,在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据统计,我国地方志的收藏有一万二千八百多种,占全部古籍的百分之十四点四。山东素称“文物之邦”,据《中国古方志考》统计,宋、元以前,山东地方志就有三十六种之多。明、清以来,山东省、府、州、县所修志书达五百多种,在全国名列前茅。郯城古县,历史悠久,春秋时为郯子国。“溯所自出,郯子为少皞氏苗裔,武王分封茅胙,为鲁附庸,由来最古。”据《春秋左氏传》记载,郯子曾两次朝鲁。前525

年，郑子朝鲁，昭公设宴款待。在宴会上，鲁大夫昭子问及少皞氏（五帝之一）以鸟名官之事，郑子数典而述其祖，以渊博的历史知识使满座叹服。孔子听说这件事，“见于郑子而学之”。自此，“孔子师郑子”成为千秋佳话。而郑子朝鲁的这一段记载，亦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官制形成的重要历史资料。志源于史，古郑的历史文化对后世的巨大影响，是自不待言的，秦置郑县，郡县治所皆在郑。自明初设郑城以来，六百余年，县名无改，政区亦较稳定，修志之举，代不乏人。

郑城地方志，明朝以前无可考。初志成于万历十三年，由县令颜若愚创体命意，教谕邱问礼编纂。其序文仍可向我们传递当时修志的某些信息。修志者身居郑地，“吊古寻幽”，慨然兴叹，既为“尼父俨然临之问官倾盖”，“曾子躡屣负簞来学于兹”而自豪，又为“志典久缺无所考镜”而惋惜。万历十年秋邱问礼辑拾前人旧稿至次年冬草成，又经生员陈用宾等多人校阅，订其讹舛，加以藻饰，于万历十三年定稿成书。颜序说：

“昔人谈志者有谓，采之足以备史，资之足以宏识，因之足以立政，由之足以适治。是志也，不敢讼言有此数长也。若夫山川田土之等，官师人物之详，赋税户口之数，节孝仙技之流，与夫昔无而今有者，载述无遗焉。”又说：“顾遍寰宇皆志也，而袭前人之唾余，则嫌于尚同，驾无实之空言，又疑于爽实。迨其甚者，粉饰太过，矜夸所长，譬则饰椽卖珠，羔衣狐袖，祇为有识者所卑耳。”清代修志者批评明志“典祀混入释老，选举杂以捐资”，“殊失春秋谨严之义”，确实是切中其弊，但对明志的成绩不置一词也欠公允。从颜序阐明的修志主张来看，纂修者对志书的功用，记载范围，文体风格等，还是颇有见地的。

清代修志之风大盛。康熙八年，知县冯可参创修续志，但因不久去职未能成书。康熙十二年，后任知县张三俊复请冯可参主持纂辑县志，并与“邑中学识兼优者朝夕讨论”，“阅月有五而后成书。”这部志书所存无几，仅北京、上海、大连等图书馆尚有收

藏。该书“旁蒐逸乘，远稽旧闻，凡事迹之昔有而今废，与夫昔无而今有者，为之详覈厘定，增其未备，芟其繁冗”，“河防兵防，事关重务，旧志所未载者，旁諏近议以备之；城墉之昔坚今塌，驿站之昔僻今冲者，指陈时弊以纪之；而田赋之昔辟今荒与户口之昔蕃今耗者，亦必详考荒耗之由，以便稽察”。该书在编志主张上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一、详覈厘定，期成信史。二、注意事物的今昔变迁，详考因由。三、记人记事，“准之乡评，采之舆论”，“扬不至谀，刺不伤谤”。四、灾异妖祥，“考之志成，经其亲见，然后核实登记”。五、年远无考者，宁阙不诬。编修者能否很好地做到这些，我们暂且不论，而其主张则是可取的。康熙五十年知县荆文康再创续志，成于康熙五十五年知县魏敬胜，但此志未能刊行，具体情况就不得而知了。

乾嘉时期，考据之风大盛。著名方志学家章学诚以其杰出的方志学理论和修志实践给志坛带来深刻影响。这一时期地方志日臻成

熟，出现了一批体制完备、成就斐然的名志。至今仍广泛流传的两部《郯城县志》，就是在这—时期（乾隆二十八年和嘉庆十五年）修成的。

乾隆二十八年知县张金城主修的《郯城县志》，在当时是一部较好的志书。参加纂修的有儒学教谕及训导王述德、杜天嘉，卸任知县、翰林院庶吉士、县人王恒。这部县志是以前县令王植乾隆十四年的旧稿为基础纂修的，全部采用了王植创立的体例。全志共十二卷，一、巡幸，二、輿地，三、编年，四、建置，五、食货，六、秩祀，七、秩官，八、选举，九、人物，十、列女，十一、艺文，十二、附余。该志内容丰富，体例完备，“分门以聚类”，“絜纲以统目”，结构严谨，眉目清楚。该志有很大的存史价值，如在编年中详细记述了1668年郯城大地震实况，为后世地震史研究留下了宝贵资料。沂州知府宋静山赞扬该志“年经月纬，微显阐幽，不支不蔓，有纶有要，诚哉为一邑之信史”。披阅全志及其序言凡例，

我们感到有以下几点值得重视：一、修志者能认识到地方志的一些重要作用。他们认为“儒者通于事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辄有治理效”，“县之有志，所以备一代之参考而昭法戒于来兹”，有着“训方俗而备咨诤的功用。并把“日校簿书，鲜从事于文教”的地方官称为“俗吏”。二、和章学诚一样，认为“志居史体”，“郡邑之志，正史所资”，为一方“文献之寄”。三、认为“义例不可不严”，他们详考前志，认真研讨志书体例，明定本志凡例列入卷首。四、按类分志，特增编年一帙置于前，又加附余一志列于后，编年始于周朝，政事灾祥並记，“朝廷大政不专为一邑设者不敢多载，以紊体制”，不便于入于正佚者为杂记列入附余志。五、重事实，忌浮词，“称人以孝必详永言之行，颂人以忠必列敬事之绩。”六、忌芜杂。反对在輿地、建置等类中混入篇咏，更反对文体不分，文笔史笔不分，认为“宦绩人物，献之实也；闾韵摘藻，文之华也。”上述主张和做法，为后世

修志积累了经验，就是在今天也仍有其借鉴意义。

嘉庆十五年知县吴堦主修的《郑城县志》，在志林更是久负盛名，被列为山东名志，又为梁启超等人称许。该志编修的时间仅有一年，但修志人员阵容庞大，且分工细密。主要纂修者陆继辂是吴堦同乡、友人，实际上是特邀编纂。陆继辂，阳湖人，字祁孙，一字修平，曾任贵溪知县。工诗，有诗文集行世，当时著名的文学流派“阳湖派”的代表人物，有渊博的知识，学术水平较高。另有总阅二人，由教谕、训导担任；复勘五人，多为县级官吏；采访分校四十四人，多为县人，其中举人、贡生、生员占很大比例。由于距前志仅四十余年，又系统续书，因而山川形胜等蒙前志而不再复述。该志类目大体同于前志，共分十个大类：巡幸志、祭秩志、建置志、职官志、选举志、人物志、列女志、著述志、艺文志。每志之前皆有四言小序，整齐可观。该志的突出特点是能将著述与文艺分开。编修者遍检文献，

提要钩沉，别撰著述一门，反映了他们较高的学术水平。这也为了解和研究古代文献，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应该指出，明清两朝编修的几部县志，都是封建时代的产物，主修者都是封建官吏，都有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书中不乏封建的糟粕。他们编志的根本目的是润饰吏治，推行教化，着意突出的是皇帝“巡幸”，地方官的“政绩”，而对于经济生产、社会生活以及风土民情等，则是不够注意。

民国时期，修志业衰微，郟城亦无地方志问世。这就造成了自清嘉庆十五年以来一百多年的空白，确实令人引为深憾。当然，其间也不乏热心志乘者多方筹措，苦心经营。值得一提的是马头人孙忠亮，他把修志看作“后起者之责”，也曾“不揣樗机昧拟具访采纂修”，但终因“丁时艰阨，屡议屡辍”，考虑到“吾邑志乘既骤难谋新，亦唯掇拾丛残保存旧籍留为异日考证”，于是征得县知事熊绍龙赞同以捐修文庙之资重印旧志，“籍永其传”。各大图书馆现存的

《郯城县志》1928年铅印本，就是孙忠亮这次重印的。民国时期，山东共编纂出版志书九十四种，重印旧志四十余部。一九三二年冬，韩复榘根据南京政府内政部修志通令，转飭各县编修县志。山东陆续有半数以上的县开局修志，至抗战爆发，四年间共有四十余部县志出版。据初步调查，郯城县在1935年前后亦曾开局修志，当时的县志局在1935年8月3日的《山东国民日报》上登载启事，征求修志资料。志稿已成，但未能付印。这次修志的详细情况及其志稿下落，尚需进一步调查。希望各部门、各单位同志都来关心这件事，帮助我们调查或提供线索，即使提出一点蛛丝马迹，我们也是衷心欢迎的。

纵观我县地方史志的编修历史，我们深感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胡乔木同志说：“各地的地方志，过去不同时期，不同的统治阶级，都做过一些工作。现在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应该比过去做得更多、更好、更科学，不应让地方志的工作在我们手里中断，如果中断了，后人就会

很困难”。我县历史上修志之举虽曾不乏其人，但1810年以后渐入衰微，以致一百七十多年间没有一部县志问世。现在躬逢盛世，编修社会主义新县志的任务已经历史地落到我们这一代人肩上。这是时代的要求，四化建设的需要，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工程，是有益当代、惠及子孙的千秋大业。新县志纵贯古今，横及百科。它的规模、作用远非旧志可比。它要全面记载郟城的历史和现状，成为一县之“百科全书”。一县之志需要一县之人来关心。爱我郟城就要知我郟城，编好《郟城县志》就是为了鉴往知来，以便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把郟城建设得更美好。让我们满怀爱祖国、爱家乡的热忱，为争取《郟城县志》早日问世而不懈努力吧！